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因被災沴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

並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
勅命放免者尚聞所在却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
勅處分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斛者並令減價出糶
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偽署將相官吏
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逆官典
犯賊屠牛毀錢放火劫舍持刃殺人準律常赦不原外
應合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
健並放逐便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

準宣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甲子魏王
繼岌殺樞密使郭崇韜於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
請復帝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
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冠女真渤海戊寅契丹
按巴堅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
伏誅存乂郭崇韜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禍是日以河中
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為滑州節度
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渾

奚各遣使貢馬鎮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宣進花菓樹栽及抽樂人梅審鐸赴京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為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為鄆州節度使乙酉內人景姁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為三穴瘞於宮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回鶻可汗阿都欲遣使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

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產武等友諫舊將時皆為

刺史並以無罪族誅

歐陽史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

白奉國滅其族

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內侍省兼內勾特

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為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

上將軍知內侍省充樞密使甲午以鄭州刺史李紹奇

為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

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閭巷鄙

細事以啟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恩寵特厚魏州錢穀諸

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謙附之以希寵常呼為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熒惑為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責課効丙申武德使史彥瓊自鄴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晟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于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亡

去他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
自安十二月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畱守事
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
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
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
人得以窺圖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
已殺繼岌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彥
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彥瓊夜半出城不言

所往詰旦閣報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岌死于蜀已行弒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彥瓊其言播于鄴市貝州軍士有私親寧于都下者掠此言傳于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蒲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晟曰我輩十有餘年為國家効命甲不離體已至吞併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邑已亂將

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晁曰汝等何謀之過耶
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蜀
威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士乃抽戈露刃
環仁晁曰三軍怨怒咸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仁
晁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當計萬全軍人即斬仁
晁裨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踰垣而遁亂兵追
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為帥否否則頭隨刃落在禮懼即
曰吾能為之衆遂呼譟中夜燔劫貝郡詰旦擁在禮趨

臨清剽永濟館陶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
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
矣請給鎧仗登俾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
日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
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於
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
俟其凶徒薄於城下必慮奸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
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

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遜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攜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為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興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衆推在禮為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康延孝擁

衆反迴寇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邛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為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登城遙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勅旨歸寧上貽聖憂追悔何及儻公善為敷奏俾從渙汗某等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赦宥

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聚衆大詬即壞詔行欽以聞帝
怒曰收城之日勿遺噍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
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溫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
使為衛兵所擒磔於本軍之門丙午以右散騎常侍韓
彥暉為戶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率諸
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為夔州節
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己酉以樞密使宋
唐玉為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庚戌諸軍

大集於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無赦晝夜為備朝廷聞之益恐連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端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顏思威部署西川宮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為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准詔誅遂州節度使李

令德於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
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旌節司天
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雲不見天象自二十六
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
南府事甲辰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
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即命為行營招討
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為留後
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京

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將出征無煩躬御士伍帝曰紹榮討亂未有成功繼岌之軍尚留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宏等奏曰陛下以謀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威畧之名振於夷夏以臣等籌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納無疑於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闔宦伶官交相譏

諂邦同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
既聞奏議乃曰予恃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曰
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朔
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其
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綏銀兵
士剽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闕
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巳以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安
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三月

丁未朔李紹真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
狗于鄴都城下皆磔于軍門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
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内都指揮使
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為福建節度使依前檢
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于西南隅甲寅進
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迫
嗣源為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彥威入于鄴城復為
皇甫暉趙進等所脅嗣源以詭詞得出夜分至魏縣時

嗣源遙領鎮州詰旦議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以為不可語在明宗紀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欽部下兵退保衛州以飛語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從訓賞詔以諭嗣源行至衛州從審為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內夔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軍

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季興數
請之因賂劉皇后及宰臣樞密使內外叶附乃俞其請
戊午詔河南府預借今年夏秋租稅時年饑民困百姓
不勝其酷京畿之民多號泣于路議者以為劉盆子復
生矣庚申詔潞州節度使孔勣赴闕以右龍虎統軍安
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薨壬
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
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夫庫宜散府

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
皇后出宮中粧匱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
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
宮中有者粧匱嬰孺而已可驚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
癸亥以偽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為閩州刺史是日
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王景進等各貢助
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於野及優給軍
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甲子元行

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關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沿河東向壬申帝至滎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為前軍遣姚彥溫董之彥溫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時潘瓌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源已入于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

旁荒塚置酒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塚名對
曰里人相傳為愁臺帝彌不悅罷酒而去是夜次汜水
初帝出東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
騎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瑋以步騎三千守關帝過甕
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皆善言撫之曰適
報魏王繼炭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
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
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

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閹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

平隆

集內臣李承進逮事唐莊宗太祖嘗問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每次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免郎輩寒冷望陛下與救接莊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蕭牆之禍由賞賚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兇戲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

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盜蜂起總管迫于亂軍存亡未測令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予以來富

貴急難無不共之令茲危蹙賴爾籌謀而今默默無言
坐觀成敗予在滎澤之日欲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為
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宵襟共陳利害今日俾予至
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
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
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于是百餘人皆援刀截
髮置鬚于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為不
祥是日西京留守張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見于上東

門外晡晚帝還宮初帝在汜水衛兵散走京師恐駭不
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名起居安義節度使
孔勅奏點校兵士防城準詔運糧萬石進發次時勅已
殺監軍使據城詭奏也丙子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
盧革韋說會於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
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午時帝
出上東門親閱騎軍誠以詰旦東幸申時還宮四月丁
丑朔以永王存霸為北都留守申王存渥為河中節度

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于寬仁門外步兵
陳于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
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
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禦之遂亂
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譟帝御親
軍格鬪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為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絳
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

琬琬集載宋實錄王全斌傳
云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

宮城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
人居中拒賊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痛哭而

去東都事畧符彥卿傳云郭從諫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唯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痛哭而去是

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歛廊下樂器簇于帝屍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

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諡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

號莊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

五代史補莊宗之嗣位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

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也初莊宗為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

伍皆以所撰詞校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于入陣
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闕戰人忘其
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
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
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
之娛遂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
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
官阮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諾
責曰汝為縣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
留閒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
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
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起縣令罪五代
史闕文莊宗嘗因博戲觀戲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
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鄭
都兵亂從謀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
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讐
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
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
逸于居安忘櫛沐之艱難狗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
政內則牝雞司晨慚貨財激六師之憤怒徵搜輿賦
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吞聲而避禍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靜而思之足
以為萬世之炯戒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攷證

唐莊宗紀八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案圍其第歐陽
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謙無私第
在洛陽也据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
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是書作第

三月丁未朔 丁未通鑑作丁巳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庚申李
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鄴城下

而殺之與是書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
軍亂 案通鑑作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
攷異引莊宗寔錄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士張破
敗作亂與是書異日通鑑從是書

帝遣嗣源子從審 從審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從璟是
書本紀前後俱作從審未知何據

帝幸耀店以勞之 耀店通鑑作鷄店胡三省注云薛

史作耀店今仍其舊

甲戌次石橋 甲戌通鑑作甲申

四月丁丑朔 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

丁亥朔攷連史天顯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

亥朔是書莊宗紀作丁丑明宗紀作丁亥前後互異

攷是年正月戊午朔三月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為

丁丑

五坊人善友 案通鑑作鷹坊人善友胡三省注云鷹

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姓也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阿都欲舊作阿咄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於屬籍四代祖諱聿皇贈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為孝恭皇帝廟號

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諡為孝恭昭
皇后三代祖諱教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為孝賢皇帝廟
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諡為孝賢
順皇后皇祖諱琰皇贈蔚州刺史追尊為孝靖皇帝廟
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諡為孝靖
穆皇后皇考諱霓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為孝成皇帝廟
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諡為孝成懿
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

懿后生帝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事唐獻祖為愛將
獻祖之失振武為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志義
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獻代帝年甫十三
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
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
之難將佐罹害者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踰垣脫難
於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
時李存信為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

選帝副之所向克捷帝嘗宿於鴈門逆旅媼方娠不時

具饌媼聞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達宜進食媼異之遽

起親奉庖爨甚恭帝詰之媼告其故

北夢瑣言云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

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帝既壯雄武

獨斷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代居常惟治兵仗持

廉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於泉府命恣其所取帝

惟持束帛數緡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嘗與諸將會

諸將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

慙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攻之擒弁以獻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兗鄆鄆帥朱瑄求救於武皇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信將兵三萬屯於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於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瑾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弘信背盟襲彼李存信於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于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為李橫衝明年武

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洺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制命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兵雖散若吾輩空迴大事去矣為公試決一戰不捷而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為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無併命即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梁軍即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被

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拊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
吾兒幾為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天復中梁
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於洞渦是時諸道之師畢萃
於太原郡縣多陷于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隄
號令不遑飲食屬大雨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李
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追
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下武
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于蒲縣嗣

昭等軍大為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
晉陽營于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于
色攻城既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
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
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
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
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威分
為二廣帝晨至夾城東北隅命斧其鹿角負芻填塹下

馬乘城大譟時德威登西北隅亦譟以應之帝先入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最柏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入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翼日當歸吾殿中莊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鍾盡酌即屬韉揮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搗舞稍生挾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蝟毛馬由是三軍增氣自辰

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
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宗遣周德威代幽州帝
分兵略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於廣邊
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帝
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背
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
鄩大戰於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外
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洺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以

帝為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恩撫既入城以軍府又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於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邢州節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按巴堅率衆三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

更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為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閭寶率軍赴援帝為前鋒會軍於易州帝謂諸將曰敵以馬上為生不須營壘况彼衆我寡所宜銜枚箝馬潛行溪澗襲其不備也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時晴霽師循大房嶺緣澗而進翼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即解去我軍方得前進距幽州兩舍敵騎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為將者受命

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於敵陣以邊語諭之曰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撾奮擊萬衆披靡俄挾其酋帥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衆大敗勢如席卷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帝執手獻款九月班師於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于戚城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為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二十年代

李存審為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即位於鄴宮帝進位
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
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
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
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
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于遞坊鎮獲梁將任釗等三
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至鄆以
帝為前鋒大破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諸將

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朕棄鄆
州以河為界賴副總管禦侮于前崇韜畫謀於內若信
李紹宏輩大事已掃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向諸將
多云青齊徐兗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惟帝勸
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即時前進
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遲明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
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聞梁主已殂乃號令
安撫迴軍於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莊宗大

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尋進位兼中書令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郊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為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鄴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為北京

內衙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悅曰軍政在吾安得為子奏
請吾之細鎧不奉詔旨強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張憲自
往取之左右說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
十二月帝朝于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
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為謠言所屬
洎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懼諸軍
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
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宜

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於天卿勿多談也四年二月六日趙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又帝在洛陽羣小多以飛語謗毀紹宏每為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委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以勞師帝亦慰納之營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軍亂

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殺都將縱火焚營
譙譟雷動至五鼓亂兵逼帝營親軍搏戰傷夷者殆半
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狂逆之狀亂兵對曰昨貝州戍
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鄴城平定之後欲盡坑全軍某
等初無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諸軍商量與城中合勢擊
退諸道之師欲主上帝河南請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
之亂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則為他人所有苟
不見幾事當不測抽戈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

躡帝足請詭隨之因為亂兵迫入鄴城懸橋已發共扶

帝越濠而入趙在禮等歡泣奉迎

通鑑亂兵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

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等率諸校迎拜嗣源

是日饗將士於

行宮在禮等不納外兵軍衆流散無所歸向帝登南樓

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於城外招撫

諸軍帝乃得出夜至魏縣部下不滿百人時霍彥威所

將鎮州兵五千人獨不亂聞帝既出相率歸帝詰朝帝

登城掩泣曰國家患難一至於此來日歸藩上章徐圖

再舉安重誨霍彥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國家付以閫外之事不幸師徒逗撓為賊驚奔元行欽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信其秦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命便是強據要君止墮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叩玉階讒間阻謀庶全功業無便於此者也帝從之十一日發魏縣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始得成軍元行欽退保衛州東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及內官白從訓齎詔諭帝從審至

衛州為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臯渡駐軍於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適至乃取以賞軍軍士以之增氣及將濟以渡船甚少帝方憂之忽有木棧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故無留滯焉二十六日至汴州莊宗領兵至滎澤遣龍驤都校姚彥溫為前鋒是日彥溫率部下八百騎歸於帝具言主上為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有不忠言何悖也乃奪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諒吾心遂致軍情至此宜速赴京師

既而房知溫杜晏球自北面相繼而至四月丁亥朔至
嬰兒子谷間蕭牆釁作莊宗晏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
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燔剽不息請速至京師己丑
帝至洛陽止于舊宅分命諸將止其焚掠百官禦衣旅
見帝謝之歛衽泣涕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
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當奉大行梓宮山陵禮畢
即歸藩矣是日羣臣諸將上牋勸進帝面諭止之樞密
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說六軍步都虞候朱

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兗州節度使房知溫等頓首言曰帝王應運蓋有天命三靈所屬當協冥符福之所鍾不可以謙遜免道之已喪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敗為功殷憂啟聖少康重興于有夏平王再復于宗周其命維新不失舊物今日廟社無人神乏主天命所屬人何能爭光武所謂使成帝再生無以讓天下願殿下俯徇樂推時哉無失軍國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優答不從壬辰文

武百寮三拜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答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甲午幸大內興聖宮始受百寮班見之儀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為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子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何艱險之不歷武

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歷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羨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惟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雨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追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足相繼繼即位樞前如儲后之儀可也于是羣議始定河

中軍校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敕曰寡人允副羣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宗親庶諧惇叙之規永保隆平之運昨京都變起禍難荐臻至於戚屬之間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濫被傷夷言念于茲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驚擾出奔所至之處即時津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聞

北夢瑣言莊宗諸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

以報安重誨者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如害不如密令殺之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聞之切

讓重誨傷
惜久之

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以鎮州別駕張

延朗為樞密副使以客將范延光為宣徽使進奏官馮

贇為內客省使丙申下敕今年下苗委人戶自供通頃

畝五家為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

戶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已亥命石敬瑭權知陝州

兵馬留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庚子淮南

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為樞密副使以

陳州刺史劉仲殷為鄧州留後以鄭州防禦使王思同

為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譙濫承委寄專掌重權侵剥萬端姦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饑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誅夷之典宜削奪在身官爵按軍令處分雖犯衆怒時貲全家所有田宅並從籍沒是日譙伏誅敕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內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

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解錢物
先被租庸院管繫今據卻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
百姓合散鹽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
錢裏秋苗稅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餘外不得紐配
先週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
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節度使元行
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攷證

唐書明宗紀三代祖諱教 教原本作教今據五代會
要改正

皇考諱霓 歐陽史云父電未知孰是

襲破李存信於莘縣 莘縣原本作華縣今據新唐書
藩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 柏鄉原本訛松鄉今據通鑑改正

吾當與天皇較力耳 天皇原本作人皇攷遼史太祖

稱為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侵幽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

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於涿州入寇破敵皆作冬間事蓋順文併叙之耳當以是書為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河北原本作河中今據通鑑改正

獲官馬二千匹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 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據莊宗紀三月
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據此紀下文有己丑甲午
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己丑 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是書作
己丑

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左驍衛大
將軍孔循為樞密使吳縝纂誤云孔循傳作左衛大
將軍為樞密使俱與是書異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

三十六至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

臣黃壽齡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

吳翼成

謄錄

監生

臣

譚湘鏡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門下侍郎知參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卷十二

明宗紀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文武百僚
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攢盞設奠哭盡哀乃於柩前
卽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於位帝御袞冕受冊訖百僚

稱賀丁未羣臣縞素赴西宮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為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聽政於中興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餘應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停分遣

諸軍就食近畿以減饋送之勞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
耗一升今後祇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禦使
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於州府
圓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
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
繫省錢物與人迴圖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門云云
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
事張憲賜死以其失守故也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

于西宮宰相豆盧革進位左僕射韋說進位門下侍郎
魚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並依舊平章事袁州節度使檢
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
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
鄭珏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節度使李紹真貝州刺史李紹

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
李紹能等上言前朝寵賜姓名今乞還舊內李紹虔上
言臣本姓王後移杜氏蒙前朝賜今姓名乞復本姓詔
並可之李紹真復曰霍彥威李紹英復曰房知溫李紹
虔復曰王晏球李紹奇復曰夏魯奇李紹能復曰米君
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加兼侍中徐
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霍彥威加兼侍中移鎮鄆州丁巳
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內殿起居

五代
會要

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麟州奏指揮使張延寵作亂焚剽市民已殺戮

訖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知溫為兗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為宋州節度使以洺州刺史米君立為邢州節度使已未賜文武百官各一馬一驢西都知府張籛進魏王繼岌打毬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溫奏準詔誅宦官初莊宗遇內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為僧奔

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于都亭驛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廂都指揮使安金全為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為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思遠為洋州節度使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為金州防禦使戊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

不順為辭不之任以許州留後陶玘為鄧州留後以諸
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為齊州防禦使庚午以權
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彥超為晉州留後以前陳
州刺史劉仲殷為陝州留後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彥
琮為同州留後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
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乙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
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
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

五代會要明宗初登位四方書
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

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丙子詔故西道

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韜宜許歸葬其世業田宅並還與骨肉故萬州司戶朱友謙可復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財產並還與骨肉丁丑西都衙內指揮使張籤進納偽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初莊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長安之殺王衍也旋屬蕭牆之禍延嗣藏竈不知所之而衍之資裝妓樂竝為

錢所有復懼事泄故聊有此獻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
兼領襄州節度使制下重誨之黨謂重誨曰襄州地控
要津不可乏帥無宜兼領重誨即自陳退許之以左金
吾大將軍張遵誨為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衛
尉卿李憚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壬午以前蔚州刺
史張溫為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儀誠為
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為忻州刺
史尚父吳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

萬匹謝恩賜玉冊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冊
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為不可而樞密承旨段徊受其重
賂贊成其事莊宗即允其請至是故有貢謝甲申幽州
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
名為趙德鈞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閤賜廊下食自亂離
已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於廊下謂之廊餐乾符之
後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即賜之
五代
會要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為非故
事請罷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

入閤外仍五日一起居遂為定式

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珙起

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

留後從珂為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

尚書知制誥盧質為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己丑以

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為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

崔協為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

為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頊為禮部尚書中書奏請

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為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故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贈太師以前尚書右丞崔沂為尚書左丞丙申新州留後張庭裕雲州留後高行珪並正授本軍節度使丁酉詔曰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強弱撫制互有典儀大蕃須示于威容即於正衙引對小蕃但推於恩澤仍於便殿撫懷憲府奏論禮院詳酌皆徵故實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準舊儀於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門引

入對見時百僚入閣班退後卻引對朝貢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論之下禮院檢討而降是命焉戊戌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為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為戶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為工部侍郎庚子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勣加兼侍中汴州屯駐控鶴指揮使張諫等謀叛伏誅以樞密使孔循權知

汴州軍州事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祕書監
依前充使已巳以祕書少監姚顗為左散騎常侍以太
子左諭德陸崇為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為
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呂夢奇為右諫議大夫
以鄴都副留守孫岳為潁州團練使詔曰古者酌禮以
制名懼廢於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況徵在二
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
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

託於人上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宮為名從之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戶以延州留後高允韜為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為利州節度使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李暉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
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訖甲寅以
晉州留後符彥超為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為
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為晉州留後荆南節
度使高季興上言夔忠萬三州舊是當道屬郡先被西
川侵據今乞卻割隸本管詔可之其夔州偽蜀先曾建
節宜依舊除刺史

通鑑考異引于國紀年荆南史載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請忠夔萬州及雲

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壬辰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秋七月乙卯朔

以太原舊宅為積慶宮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甲子詔割韓城邵陽兩縣屬同州誅滑州左右崇牙及及長劔等軍數百人夷其族作亂故也其都校于可洪等相次到關亦斬於都市丁卯以偽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諧為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為耀州團練使辛未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史舊進月旦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

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並且止絕甲戌中書門下
上言宣旨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官告敕牒祇
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並不賜官告即因梁氏起例
凡宣授官並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錄在京
除授者即於內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判司
主簿不合更許朝對敕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乙亥
莊宗皇帝梓宮發引帝衰服臨送於樓前是日葬莊宗
於雍陵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

謀叛昨發兵收掩擒劉殷肇及其黨一十三人見折足
勛詰已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為給事中充史
館修撰判館事以偽蜀吏部尚書楊玢為給事中充集
賢殿學士判院事升應州為彰德軍節度仍以興唐軍
為懷州隸彰德軍宰相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說貶淑
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為諫議大夫蕭希甫疏奏
故也制略曰革則縱田客以殺人說則侵鄰家而奪井
選元亨之上第改王參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隨之

務局或陶鎔百里受長吏之桑田咸屈塞於平人互阿私于愛子任官匪當黷貨無厭謀人之國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亂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牘爰來諫署奏章疊至備彰醜迹深汙明庭是宜約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蕭希甫論疏並宜宣示百僚庚辰賜蕭希甫衣段二十匹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說之罪也宰相鄭珣任圜再見安重誨救解革說請不復追行後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報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馬

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內皇城使中書門下奏條制檢校官各納尚書省禮錢舊例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後減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納三十千減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納二十千減至一十千僕射尚書元納一十五千減至七千員外郎中元納一十千今納三千四百者詔曰會府華資皇朝寵秩凡霑新命各納禮錢爰自近年多隳舊制遂致紀綱之地遽成廢墜之司况累條流就從減省方當提舉宜振規繩但緣

其間翊衛動庸藩宣將佐自軍功而遷陟示恩澤以獎
酬須議從權不在其例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
防禦團練刺史使府副使行軍已下三司職掌監務官
州縣官凡闕此例並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僕
射祗初轉一任納錢若不改呼不在徵納仍委尚書省
部司專切檢舉置靡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癸未詔辰
州刺史豆盧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湖州刺史韋說
可責授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仍令馳驛發

遣甲申又詔曰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戶
參軍韋說等自居台輔累換歲華負先皇倚注之恩失
大國燮調之理朕自登宸極常委鈞衡略無謙遜之辭
但縱貪饕之意除官受賂樹黨徇私每虧敬于朕前徒
自尊於人上道路之誼騰不已諫臣之條疏頗多罪狀
顯彰典刑斯舉合從極法以塞羣情尚緣臨御之初含
弘是務特軫墜泉之慮爰施解網之仁曲示優恩俯寬
後命革可陵州長流百姓說可合州長流百姓仍委逐

處長知所在同州長春宮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
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守尚書屯田員外
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因權勢驟列班行
無才業以可稱竊寵榮而斯久比行貶謫以塞尤違朕
以纂襲之初含容是務父既寬於後命子宜示以特恩
並停見任昇濤即革說之子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

唐明宗紀二西都知府張籙 張籙原本作張鏐今據

通鑑改正

故萬州司戶朱友謙 萬州原本作萬州今據歐陽史

改正

樞密承旨段徊 段徊九國志作段懷攷歐陽史及通

鑑並作段徊今仍其舊

正衙威容 正衙原本訛王衛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是日塋莊宗于雍陵 雍陵原本作永陵攷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雍陵石晉時避諱稱伊陵原本永字誤今改正又莊宗塋日通鑑從哀冊文作丙子是書從實錄作乙亥

改王參之本名 案王參疑有舛誤据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參今無可攷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